

# 客語源起南方的語言論證

羅肇錦

國立中央大學

爲了證明客家話不是中原南下漢人的語言，而是本來就住在南方的彝瑤畬語，經漢化後吸收北方話成分所形成的。

先從客家諺語「逢山必有客，逢客必住山。」指出客家是山的民族。再從語言上證明彝、畬、客語之間有密切關聯。而且從文字起源、出土文物、風俗習性說明漢語源自南方，而客語就是保留許多古代特質的南方語言。如：客語 N+A 的語序與北方漢語 A+N 相反，是保留南方漢語詞序的現象。你我他的領格變化用「聲調交替」方式，與彝語、瑤語、畬語一樣，仍保有自己南方祖語的語法規律。

另外客家話承襲了南方的傳統，有豐富的 AAe 結構，北方話雖然也有這種結構，卻是後來吸收南方的用法所形成的。客語名詞尾 -ma<sup>11</sup>，與彝、瑤、畬相同，可當修飾語「大」看待，也代表雌性，依此可以看出客語是源自南方。次濁上部分唸陰平：是客家話底層的保留，與南方畬語語言特色一樣，可見客語口語層原屬南方畬、彝語。客語唇齒音 f、v- 發達，是因爲祖語如彝語等有豐富的聲化韻 -v 所造成。全濁上聲文白兩讀，文讀唸去聲，口語唸陰平，因爲客家話是源於畬語，後來學北方書面語以後，才加入全濁上唸去聲的語詞，其他不識字的人只說口語音仍唸陰平調，完全保留畬語的聲調。

從上面證明客家話本來是畬語，學習北方音的書面語以後，北方音就大量的進入畬語，慢慢形成了後期的南方漢語（客語）。

關鍵詞：客語，畬語，彝語，山哈，哈尼，瑤語，南方漢語，北方漢語

## 1. 前言

台灣近來常爭論誰是漢人？誰不是漢人？其實，更不好處理的應該是什麼是漢人？什麼是漢語？相同的問題，我們想知道誰是客家人？什麼是客家話？從空間來看「漢人」，傳統的說法，認爲南方漢人是北方來的，北方漢人則一直住在北方，意味著住在北方或從北方搬來南方的才是漢人。而一直都住在南方的少數民族，則

是非我族類，當然不是漢人。但是，如果可以證明南方的漢人本來就住在南方，不是從北方遷徙而來，那就變成南方才是漢人，而北方是混入許多東北亞南下的胡人（阿爾泰語系）成分，形成很混雜的胡漢系統，結果北方反而更沒資格稱漢人。於是，南方不是漢人，北方也不是漢人，漢人成了一個「虛的概念」。

從時間來看「漢語」，傳統的說法，認為上古中原語是漢語，中古長江流域以北是漢語，今天除了西南少數民族以外，都是漢語。然而上古漢語、中古漢語、現代漢語內涵差別很大，如果孔子、司馬遷、歐陽修、曹雪芹一起出現，用他自己的語言對話，一定是不通問問的。因此「漢語」的定義是什麼？仍然無法界定。也就是說「漢族」「漢人」「漢語」都是很模糊的概念，要界定「漢族」「漢人」「漢語」，必須借助漢字來區隔，才能有較清楚的定義。那就是，「使用漢字記錄文化的族群就是漢族」「使用漢字來溝通思想情感的人就是漢人」「可以用漢字轉換概念的語言就是漢語」，總而言之，「漢」指的是漢字。

然而客家呢？什麼是客家人？什麼是客家話？也必須找出可以釐清的關鍵點。

## 1.1 山的迷思 (myth)

閩粵贛一帶流行一句話：「逢山必有客，逢客必住山。」如果你細細的考察，在閩、粵、贛地區，客家的住地都是山林，所以閩西、粵東、贛南，以前的住民稱「山哈」「活聶」，<sup>1</sup>意即「住在山上的人」，後來從這一帶往外遷徙的客家人，也都住在山區為多，如龍岩州客家人住在永定、上杭、長汀、連城、清流、明溪、武平、寧化山區，州政府所在地龍岩反而說客話，漳州客家人住南靖、平和、詔安、雲霄是山區，漳州市、漳平等都市說客話，饒平縣客家人住地饒洋、三饒是山區，縣城黃岡非客家區，海豐陸豐近海及平地是潮州人聚居，山區才是客家人住地。台灣客家人住桃、竹、苗丘陵地，山區才是客家聚居處，靠海的地區都是閩南住地。早期漳州客也住嘉義、台中、彰化的山區，近海地區都是閩南人。總之有閩客混居的都是山區客家平地閩南，如漳州、汀州（今龍岩州）、韶州、惠州、潮州，如屬純客家縣地區，也都是全面山區，所謂地無三里平，舉目盡山巔，如梅州的大埔、豐順、興寧、五華、平遠、蕉嶺等地，都是高山頂嶽山林石壁為多。因此以住地而論客家人是「住在山上的人」，一點都沒錯。

---

<sup>1</sup> 參見吳永章 (2002:177)。畬族人使用兩種語言：一種是廣東惠陽、海豐、增城、博羅地區的畬族，使用畬語，接近瑤族布努語，屬苗瑤語族苗語支，兼通客家話，他們自稱「活聶」，是山人的意思；一種是其他地區，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以及廣東潮安、豐順的畬族，使用接近漢族使用的客方言，今天增城、博羅地區的畬族人仍有「山瑤」之稱。

也因為住山區，秋冬之際無法取得外來食物補給，一切都要靠自己自給自足，所以山區住民必須春夏之際就先準備好冬天的食物，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把可以吃的食物，加以曬乾或醃漬方便貯藏，所以客家區以曬乾的山產特別有名，尤其醃漬曬乾或醃漬的菜餚類特別豐富，閩西的八乾，<sup>2</sup> 台灣的客家區覆菜、高麗菜乾、豆乾、蘿蔔乾、筍乾特別多，都是最好的證明。相對的海產類的名稱，客家話中非常貧乏，如「螃蟹」一詞，客家話不分淡水、海水，也不分種差，一律叫「毛蟹」，而閩南地區有毛蟹，有紅蟳，有花柿各類稱法，其他海產魚類客家話也都付之闕如，可見客家人是山的民族，是長久以來都住在閩、粵、贛山區的「山民」。由於常住山區，久而久之客家人養成了山的性格，保守寧靜與世無爭，成了樂山的「仁者」，如果做生意，一定比不上潮州、泉州、漳州的閩南人，更無法與住在平地的廣府人爭衡。

除此之外，客家山歌有名，與彝族瑤族畬族歌謠都屬山歌一致，婚姻形式女性為主的家務全包形式，就是後來客家婦女被推崇勤勞刻苦獨當一面的緣由（彝族阿詩瑪結婚後包攬全家粗細工作，阿黑哥婚前三年做苦工，婚後免做家事的傳統與客家婦女家中粗細工作總攬己身頗為相似）。營生方式，早期火耕，後來都是開闢梯田儲水灌溉（今天彝族區或贛南閩西粵東客家區到處半山坡梯田林立的情形如出一轍）。信仰以山神及祖先為主（如潮州客族拜三山國王，閩族拜媽祖）。至於族性保守善良、堅忍硬頸，根本是「不動如山」特質，與泉、漳、潮的閩人冒險犯難，足智多謀，變動不居的特質完全不同。這些特質都可以看出客家與山脫不開關係的明證。

## 1.2 彝、畬、客的鎖鏈

前面大略證明客家差不多都住在山區，是住在山上的山民，很巧的是從雲南四川的彝族、湘粵贛一帶的瑤族、粵東浙西閩西的畬族也都是住在山區的山民，不管語言、信仰、服飾、營生方式、飲食習慣，都有其相通性。如彝族 (ha<sup>31</sup> ho<sup>55</sup>) 又稱羅羅族、哈尼族。「羅羅」(lo<sup>55</sup> lo<sup>55</sup>) 在彝語是「虎」的意思，表示住地處山區多虎，故以虎為其圖騰為其族名。哈尼族是彝族的一支，而「哈尼」(ha<sup>31</sup> ngi<sup>31</sup>) 在哈尼語是「山人」的意思，<sup>3</sup> 他們過的是梯田文化的山林生活。<sup>4</sup> 更巧的是

<sup>2</sup> 「閩西八大乾」包括武平豬膽乾、連城地瓜乾、永定菜乾、上杭蘿蔔乾、長汀豆腐乾、寧化辣椒乾、寧化老鼠乾、明溪肉脯乾（參見王增能 1995:92-97）。

<sup>3</sup> 馬學良先生 (1951) 記音時寫成「撒尼語研究」。李澤然 (2001) 提到：哈尼族的村寨大都建在半山腰上，唐開元二十二年（公元 734 年）唐宰相張九齡《勅安南首領爨仁哲書》中，有「和蠻

「哈尼」的「哈」是山的意思，與早期閩西粵東畬族稱為「山哈」的「哈」也是山的意思。

再與「客家」的「客」字作對比，古溪母字（如溪坑康起去……），閩西客家話大都唸 kh-，所以「客」唸 [kha]（音卡），<sup>5</sup> 廣東系統的客家話古溪母字，都唸成 h-，所以「客」唸「ha」（音哈），與閩粵一帶畬族早期稱「山哈」原義「山人」的意思聲音都相符（依據游文良《畬族語言》308 頁比對，「客」字在福安、福鼎、羅源、三明、順昌、華安、貴溪、蒼南、景寧、麗水、龍游、潮州、豐順的畬語都唸成 haʔ，音近哈），如此一來「活聶」=「哈尼」=「山哈」=「客人」（客家人），都是住在半山上生活的人，都沿續遠祖以來的謀生傳統。

而畬族的「畬」字，與彝族又稱「爨族」的「爨」有不可分的關係。「畬」字，《廣韻》：「畬，式車切，燒榛種田也。」即刀耕火種的意思，畬人都住山區，山區土地貧瘠，需放火燒榛莽，把火灰埋泥土下，當做肥料，以利種植，這是用「畬」字以刀耕火種的農耕技術命名。與「爨」（彝族的另名）字也是火燒煮食物的意思。<sup>6</sup> 廣東惠陽、海豐、增城、博羅地區的畬族使用的畬語，接近瑤族的布努語，屬苗瑤語族苗語支，兼通客家話，他們自稱「活聶」（與彝族「哈尼」音近義同），是「山人」的意思，今天增城、博羅地區的畬族人仍有「山瑤」之稱。<sup>7</sup>

從上面的證據，大致可以了解「哈尼」「活聶」「山哈」「客人」都是山人之意，分別代表彝族、哈尼族、畬族與客家族。至於彝族、哈尼族、畬族、客族的語言，雖與今天有很大的差異，但從基本詞（或稱中心詞）來看，還是有同源的影子。根據戴慶廈、陳英等人的比較彝語支系（包括彝語、傈僳語、哈尼語、拉祜語、納西語五種）聲韻調的特點，彝語與漢語在音義上相同或相近的詞數，名詞（眉唸 mu<sup>33</sup> 書唸 su<sup>33</sup>）代詞（誰唸 sɿ<sup>21</sup> 此唸 ts'i<sup>21</sup>）數詞（二唸 ni<sup>55</sup> 五唸 ŋu<sup>33</sup>）佔 46%，動詞（掃唸 su<sup>33</sup> 砍唸 k'i<sup>33</sup>）佔 38%，形容詞（美唸 mə<sup>33</sup> 青唸 tɕi<sup>55</sup>）、副

---

（哈尼）大鬼主孟谷娛」。那時哈尼族之所以被稱為「和蠻」，依據《蠻書》卷五「谷謂之浪，山謂之和，山頂謂之蔥路。」是「和蠻」意為居住在山坡上的民族。「和」意為半山坡，「蠻」是當時漢族統治階級對少數民族的歧視稱呼，依其本族自稱則為「和尼」，「尼」是「人」的意思，大民族統治階級將其易之為「蠻」，因而稱之為「和蠻」。

<sup>4</sup> 見王清華 (1999)。

<sup>5</sup> 今天在福安、福鼎、羅源、三明、順昌、華安、貴溪、蒼南、景寧、麗水、龍游、潮州、豐順的畬語「客」都說 haʔ（音哈）（參見游文良 2002:308）。從梅縣一帶出土的銘文，「畬（畬）」字却寫成古代茅寮房的樣子，完全是象形造字，廣東漢人創一個「峯」字，是以居住的形式稱呼，與「畬」字以刀耕火種的農耕技術命名大異其趣。參見范建華 (2001:100-114)。

<sup>6</sup> 參見范建華 (2001:100-114)。

<sup>7</sup> 參見吳永章 (2002:176-186)。

詞（偏唸 p<sup>55</sup>i<sup>21</sup> 第唸 ti<sup>33</sup>）、連詞、語氣詞佔 16%，如果依聲韻全同、聲母相同、同一發音部位（彝語濁音變漢語清音）三類合在一起計算，彝語與漢語相近的語詞音多達 84%。<sup>8</sup> 下面舉丁椿壽 (1993)《彝語通論》、陳康、巫達 (1998)《彝語語法》、李澤然 (2001)《哈尼語研究》、游文良 (2002)《畚族語言》書中幾個例子與四縣客語加以比對：

	彝語	哈尼	畚語	客語
一	tshi <sup>21</sup>	tɕi <sup>31</sup>	it <sup>5</sup>	it <sup>2</sup>
二	ŋi <sup>31</sup>	ŋi <sup>31</sup>	ŋi <sup>21</sup>	ŋi <sup>55</sup>
三	so <sup>33</sup>	sɔ <sub>31</sub>	sɔ <sup>44</sup>	sam <sup>24</sup>
四	fi <sup>33</sup>	ø <sup>31</sup>	fi <sup>44</sup>	ɕi <sup>55</sup>
五	ŋu <sup>33</sup>	ŋa <sup>31</sup>	ŋ <sup>35</sup>	ŋ <sup>11</sup>
六	fu <sup>55</sup>	ku <sup>31</sup>	ly <sup>2</sup>	liuk <sup>2</sup>
七	ʃi <sup>21</sup>	si <sup>31</sup>	tɕhit <sup>5</sup>	tɕhit <sup>2</sup>
八	hi <sup>55</sup>	ɕe <sup>31</sup>	pat <sup>5</sup>	pat <sup>2</sup>
九	gu <sup>33</sup>	ɣø <sup>31</sup>	kiu <sup>35</sup>	kiu <sup>31</sup>
十	tshi <sup>33</sup>	tshe <sup>55</sup>	tɕhip <sup>2</sup>	siip <sup>5</sup>
手	lo <sup>55</sup>	la <sup>31</sup>	ʃiu <sup>35</sup>	su <sup>31</sup>
母	a <sup>55</sup> mo <sup>33</sup>	a <sup>31</sup> ma <sup>33</sup>	a <sup>21</sup> ne <sup>44</sup>	me <sup>24</sup>
子	zv <sup>33</sup>	za <sup>31</sup>	tsoi <sup>35</sup>	zii <sup>31</sup>
馬	mu <sup>55</sup>	mo <sup>31</sup>	mɔ <sup>44</sup>	ma <sup>24</sup>
豬	va <sup>13</sup>	a <sup>31</sup> ɣa <sup>31</sup>	tʃy <sup>44</sup>	tsu <sup>24</sup>
狗	khv <sup>33</sup>	a <sup>31</sup> khv <sup>33</sup>	kou <sup>35</sup>	kieu <sup>31</sup>
虎	la <sup>55</sup>	xa <sup>31</sup> la <sup>31</sup>	lou <sup>55</sup> hu <sup>35</sup>	lo <sup>55</sup> fu <sup>31</sup>
老	li <sup>33</sup>	lo <sup>33</sup>	lou <sup>35</sup>	li <sup>31</sup>
黑	na <sup>33</sup>	na <sup>33</sup>	u <sup>44</sup>	vu <sup>24</sup>
我	ŋo <sup>21</sup>	ŋo <sup>33</sup>	ŋuai <sup>44</sup>	ŋai <sup>11</sup>
你	na <sup>21</sup>	na <sup>33</sup>	ŋi <sup>44</sup>	ŋi <sup>11</sup>
他	thi <sup>21</sup>	ʃi <sup>33</sup>	ky <sup>44</sup>	ki <sup>1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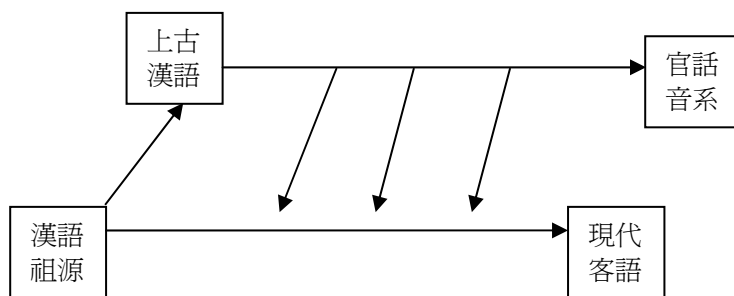
### 1.3 北漢源自南漢

既然南方少數民族，留有那麼多客家的影像，客家應該是起源南方才對。但

<sup>8</sup> 文見陳英 (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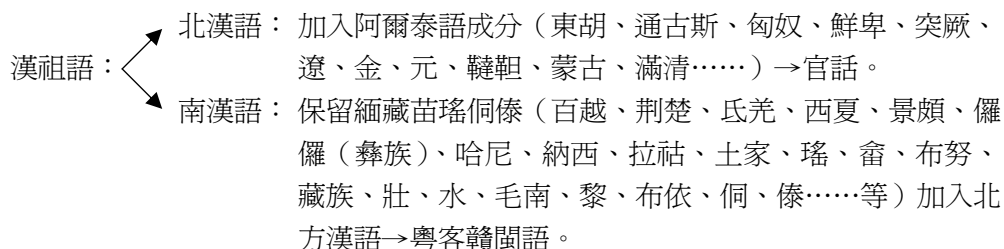
是整個客家話與北方雷同的地方多達百分之八、九十之多，難道客家是盡棄所有，完全北化，才會變成與北方話差不太多。這個關鍵點在於學術界一般認為南方苗瑤彝畚語言與北方毫無關係，有相關聯的地方都是北方帶下來的，或者說從北方南來以後吸收南方詞彙所形成的。這種說法讓人最無法接受的是如果客家從北方南來，為何客家話今天保留與北方不同的地方，都是口語很白話很土的核心詞，這些核心詞彙應該在北方就已經說得很完備，來到南方後，沒有理由放棄自己北方的核心語，去借南方的口語當自己的口語（例如「有人在嗎？」「自由自在」兩詞，前面的「在」唸 tshoi<sup>24</sup> 是陰平調，後面的「在」唸 tshai<sup>55</sup> 是去聲。而「在」《廣韻》昨幸切，從母之韻上聲，「自由自在」的「在」tshai<sup>55</sup>，正好是與北方官話全濁上歸去聲一樣，是後期從北方官話借來的文讀音，而「有人在嗎？」的「在」tshoi<sup>24</sup>，是全濁上唸陰平調，這些字正好與畚語唸陰平一致。<sup>9</sup>

因此，客家話與北方雷同的地方很多，完全是因為自古以來，南北並無多大差別，他們本來是同一起源，基本的語言是相同的，只是後來北方的那支漢語，受差別很大的阿爾泰語影響，變得和南方不同罷了。不過不同歸不同，基本的還是有許多可以通的語詞，南北都同時保留下來，因此，百分之八九十的客家話與北方話相同，其中應該有百分之四五十是南北都各自保留下來沒有改變的古漢語，客家話其實吸收中古後的北方話只有百分之四五十而已。<sup>10</sup> 尤其南方文字傳統與北方不一樣，只要語言不能互相溝通就以為是完全無關的族群，但自從懂得用音標記音比較以後，才慢慢發覺南北根本同源，相似的地方非常多。所以南北漢語應該像這樣的關係圖才更合理：



<sup>9</sup> 參見游文良 (2002:80-83)。

<sup>10</sup> 例如客家話中「天旱」唸 thien<sup>24</sup> hon<sup>24</sup>、「旱水」（動詞把水放盡）唸 hon<sup>24</sup> sui<sup>31</sup>、而「旱災」唸 hon<sup>55</sup> tsai<sup>55</sup>，「天旱」「旱水」是口語音所以唸陰平與畚語相同，「旱災」是北方借來詞彙所以全濁上唸去聲。可見「旱」這個詞，南北都一樣指乾旱現象，而且南北都保留在日常口語中，只是南方保留的多了一個當動詞用的「旱水」。這些語詞非常多，在不重視南方語言與北方同源的時代，因音韻調有別互相聽不懂，就以為全無關係，事實上從客家話許多兩讀的現象來看，常常文讀與北方系統相符，白讀卻與畚語相類。參見游文良 (2002:519-577)。



## 2. 客語源起的歷來爭論

### 2.1 北來說

(1) 開山祖師一言九鼎：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依據族譜記載，推出客家人是中原貴胄，且詳述東晉以降的五大遷徙，訂定客家歷史基本架構，從此客家研究就以此觀點為標的，經多年而不衰微。

(2) 歷史研究踵事增華：後來學者就以中原南來的觀點，去為古人做解，踵事增華，愈寫愈豐富，論證也越來越多樣，但都離不了中原南來的舊窠。這一類的研究非常多，在此不一一點數。

(3) 語言學者論證歷歷：語言學者對客家話的研究，也都秉持羅香林的中原南來說，去找語言的證據，替羅氏做註解，加上漢語的研究一直都認為南方的吳、粵、閩、湘、贛、客方言，都是早期從中原向外播遷，所以保有較早期中原漢語音韻，反而住在北方的受阿爾泰語影響，慢慢變成今天與南方不同的語言，也就是說南方語言是古代的北方話，而普通話是現代的北方話。持這種說法的學者專家非常多，這裡也不逐人點數。

但客家研究中除了族譜之外，語言現象是最有力的證據，因此，中古全濁聲母清化後，塞音、塞擦音不論平仄一律變送氣清音，是斷定贛客方言的第一指標。在這個指標之下無巧不巧的是中原地帶（如山西、臨汾、稷山、大同、洪洞、聞喜……等地），<sup>11</sup> 也找出許多地方「濁音清化平仄皆送氣」的方言，<sup>12</sup> 這些「全濁聲母清化後，塞音、塞擦音不論平仄一律變送氣清音」的情形。正好得到了客語來自中原的語言鐵證。

<sup>11</sup> 見陳慶延 (1989)。

<sup>12</sup> 見張琨先生 (1992) 一文中，包括山西南部：洪洞、萬榮、運城、垣曲、隰縣、永和、大寧。河南：靈寶、陝縣、三門峽。陝西北部：延安、甘泉、延長、延川、清澗、子長。安徽省區：望江、宿松、太胡、懷寧、潛山、岳西、東至、貴池、修寧、黟縣、績溪、嶺北。浙江：淳安、遂安、建德、壽昌。江蘇：南通、如皋、泰州、鹽城。

因此鐵證如山，撼動不易，加上魯國堯先生提出「通泰贛客方言同源論」<sup>13</sup>及〈客贛通泰方言源於南朝通語說〉<sup>14</sup>，顧黔 (2001)，更詳細證明：「通泰方言有客家話特質是北人南遷渡過長江，直至贛粵閩山區，有人暫留此處，北方漢語成分越來越多，勢力越來越強，將吳語逼至江南，由於僻處一隅，閉塞落後，變化較慢，保留了較多古代北方方言特徵，與贛客方言形成有許多相似之處，似可認為通泰方言與贛客方言同出一源，是四世紀北方漢語的後裔，因此今通泰方言、贛方言、客家話及古屬并州的山西方言，在地理上相距遙遠，卻有諸多神合之處。」<sup>15</sup>

這個結論固然替南通話有全濁聲母清化後，塞音、塞擦音不論平仄一律變送氣清音，做了很好的辨正。但依然是替北來說做進一步解釋而已。其他如李如龍、辛世彪、<sup>16</sup>張光宇、<sup>17</sup>羅美珍、鄧曉華<sup>18</sup>都是找出語言證據替「北來說」建構更堅實基礎。

## 2.2 南源說

(1) 徐松石：漢源起南方。<sup>19</sup> 用歷史地理學的辦法證明「華」「夏」「漢」：「華」指四川（西夷）、山東（東夷）；「夏」指夏禹，帝王世紀說「禹長於西羌西夷人也」；「漢」起於荆襄巴蜀，今湖北有東漢水，四川有西漢水，大渡河支流也有一條漢川水，荆襄巴蜀顯然與漢字有特殊關係。這些地方古時是侗僚盤據之地，但侗僚人向來稱呼自己為漢人、漢子，侗話叫男人為勒漢，「勒」指兒子，或稱「徠兒」，又稱「漢兒」，南方有細漢、細徠的稱呼一致。可見華族、夏族、漢族都是南方部族，並非與蠻夷血統對立。總而言之，萬勿以為漢人就是中原人，今日嶺南苗瑤侗人和他們的祖先，都與漢人沒有血緣關係。事實正好相反，中原文化大部分脫胎於蜀山文化，只是後來中原文化的生存和感化力量，卻遠出蜀山文化之上，而吳楚越則承繼蜀山文化之餘緒更發揚光大。

<sup>13</sup> 見魯國堯 (1988:149-223, 2003:4-114)。

<sup>14</sup> 見魯國堯 (1994:66-80, 2003:123-125)。

<sup>15</sup> 見顧黔 (2001:510)。

<sup>16</sup> 見李如龍、辛世彪 (1999:202)。考察晉南關中方言和通泰方言、贛方言的全濁送氣，是否有某種內在關聯認為他們都是從古代的秦晉方言承傳下來的。

<sup>17</sup> 張光宇 (1999:33-38) 認為「作為吳楚江淮連續體的一環，通泰方言原屬吳語，由於北方方言的沖擊才改變了通泰方言的形貌。」另在張光宇 (1996) 提到：客家話是來自中原西部豫州及兗州。

<sup>18</sup> 見羅美珍、鄧曉華 (1995)。客家人從北方南來後與畬族混居，所以屢入不少畬語，畬族人因元朝統治對畬人壓迫，才遷往閩東、浙南。

<sup>19</sup> 參見徐松石 (1938)。



(2) 邵靖宇：北漢源自南方。<sup>20</sup> 先從龍的起源來論，一般以為中國人自稱「龍的傳人」，是源於北方的龍圖騰所產生，但是在河姆渡文化和磁山文化等早期新石器文化遺址尚未發現對龍的崇拜。表明龍的崇拜大概始於仰韶文化和紅山文化。龍其實並不存在，是先民想像的神物，但是想像必有所本。首先，龍與水關係密切，如龍潭、龍淵、龍池、龍江等地名，龍王、龍女、龍鬚、龍宮、龍山、龍涎、龍骨、龍穴等變成傳說中不可少的稱號，以及潛龍勿用、見龍在田、龍躍於淵、飛龍在天等帶有哲理的易乾卦爻辭成語，也與水脫離不了干係。許慎《說文解字》釋龍字：「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從肉（月）飛之形。」，也是說明龍生活在水裡騰躍飛天上，一般記載上有「鼉龍」「小龍」「土龍」指的是鱷魚、蛇、蜥蜴之類的大型動物，這些動物都可以水陸兩棲，都產於南方。而龍可以呼風喚雨是雨神，颱風來時狂風暴雨類似龍王發怒，而颱風也是南方氣候所致，不像北方飛砂走石。可見龍的想像環境應該南方較合適，也就是說龍的傳人是發源於南方，再從「龍」地名的統計，滇、桂、湘、贛、浙五省共有帶龍字地名 92 個，而陝、晉、豫、冀、魯五省只有帶龍字地名 30 個，<sup>21</sup> 可見對龍的重視南方多出北方非常多，依此類推龍的傳說應該產生在南方。

再從漢字起源來論，「它」與「爲」是南方才可能產生。「它」字是古文「蛇」的本字，漢許慎《說文解字》的解釋是：「它，虫也，從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凡它之屬皆從它（托何切）」。「它」的篆體是眼鏡蛇，在雲南貴州一帶有眼鏡蛇王，劇毒，凡人被咬必不可活，故當地人每見面必互問「無它乎？」，久之，「它」變成第三人稱代詞，遂加「虫」另造「蛇」字以代之。眼鏡蛇只產於南方，北方無此長虫，因此「它」這個漢字不是北方產生，應該是南方的生態環境所造成。

另有「爲」字，漢許慎《說文解字》解爲母猴，因北方不產象，許慎不曾見過象，誤以爲母猴，甲骨文出土後，完全推翻許說，才更正「爲」字是象的象形字，象脾氣溫和體大力大替代人做事，故「爲」字引申爲動詞有「做爲」之義，「爲」字借成作爲之「爲」，遂再造「象」字還其本義。羅振玉《殷墟書契與考釋》指出「爲」字在古金文和石鼓文中所見均爲上面有「爪」而下面是「象」，甲骨文卜辭所見也都作手牽象之形。且藏緬語中「象」的讀音是 mgwi，與現代

<sup>20</sup> 參見邵靖宇 (2001)。從出土文物、古今地名、文字起源……，證明漢族起源於雲南四川一帶，中原漢族是西南北遷所發展而成。

<sup>21</sup> 滇、桂、湘、贛、浙五省共 104 平方公里，人口 1.95 億 (1983)，有帶龍字地名 92 個，而陝、晉、豫、冀、魯五省 6.7 平方公里，人口 2.56 億帶龍字地名只有 30 個，南北比例差三倍之多。

漢語音 wei 頗相近，兩者可能有淵源。而象是熱帶動物，中國北方沒有象（今天象產地都在雲南、泰國、越南、緬甸、印度為多），「象」這個字不可能在沒有象的北方所創造出來，而是先從南方造出本字，北遷中原以後，繼續南字北用，發展出豐富的中原文化。因此，漢字起源極可能南方才是祖源地，尤其產「蛇」及「象」的雲南四川一帶。

(3) 房學嘉：客主體在南方。房學嘉<sup>22</sup> 以客家地區對秦以前的文化軌跡，舉出在武平、興寧、長樂、梅縣、定南、安遠都有許多古窩窯遺址、墓葬、編鐘等古物出土，而這些地區也出土了大量的斧、簇、戈、矛、甕、罐、壺、鉢、碗等石器、陶器，足見客家地區在五千年以前就有文明在此開展。其次廣東東部、北部、贛南、閩西也出土許多青銅器，可見中原文化入主客地之前，閩粵贛客地早已有一個百越文化存在，<sup>23</sup> 不是中原漢人南來以後才有的文化。而民間信仰，客家地區所拜的神明有石頭神、樹神、水神、拜王公（包括風雨雷電諸神及管五穀豐登的五穀大帝，及管生育的花公花母）、拜土地等等。尤其主宰文教的文昌帝君是由古代對玄武星宿、文昌星宿的星辰信仰加上道教附會神化而來。而潮州的三山國王（明山巾山獨山）更是歷隋、唐、宋、元、明、清而不衰的山神崇拜。這是本來就以當地生活環境所衍生出來的崇拜，並非中原漢人帶來的北方信仰。崇拜祖先與北方漢族殷周時代的慎終追遠、尚鬼敬神相同，如七月十五打醮普渡孤鬼（俗稱好兄弟），每家有家祠以祀拜祖先，這是把魂鬼神合為一體的信仰。這種信仰民間流傳已久，非戰亂從中原南遷所帶來。

(4) 羅肇錦：客語祖源在南方。筆者從客家話入手，<sup>24</sup> 提出七個特色去論定：(一) 南方特殊聲調：包括次濁部分上聲唸陰平、全濁上聲少部分口語唸陰平（如在、坐、舊、動、近、被、下、斷、淡）文讀唸去聲（如在、坐、舊、動、近、被、下、斷、淡）、次濁入聲陰陽混雜、[ngai]、[ng]、[ki] 聲調與我你他不同，都是南方畬語特點，與北方話大異其趣。(二) 聲母的特點：捲舌音是阿爾泰語特徵。(三) 韻尾特點：客家話是瑤畬漢化所形成的語言，所以今天粵北、閩西、贛南的客家話韻尾與瑤、畬語非常相近（只有 -n, -ng 輔音韻尾）。(四) 畬地名現象。(五) 特殊成語現象。(六) 特殊詞彙結構現象。(七) 特殊語法現象。證明客語底層屬南方苗瑤語言。

依聲調、聲母捲舌音、韻尾現象，可以發現客家話基本詞彙「崖你佢」三個字都唸陽平調，與北方漢語不同調，卻與廣東話、景頗話、土家語及許多的藏緬

<sup>22</sup> 見房學嘉 (1994:7-36)。

<sup>23</sup> 見房學嘉 (1994:48-57)。

<sup>24</sup> 見羅肇錦 (2003)。

語系相同，可見客家話是南方系統為主體發展出來的；聲母的捲舌音客家話全然沒有，也屬於南方系統及上古音系統，而北方漢語的捲舌音完全是阿爾泰語影響所產生的。至於客家話的韻尾，閩西、贛南、粵北一帶，與畬、瑤語一樣，都沒有 -m 及 -p, -t, -k，可見閩西一帶的客家話保有很豐富的畬語成分，而梅縣客話 -m, -n, -ng, -p, -t, -k 完整，是遷往粵東以後，與粵語往來頻繁，慢慢融入許多粵語成分，變成後期的梅縣話。如果上古漢語與祖地雲貴一帶，甚至與瑤畬語（或閩西贛南客語）一致，都是沒有入聲尾的結構，那麼上古入聲配陰聲的問題，就可迎刃而解，答案是：上古陰聲與入聲一樣都沒有韻尾，所以可以通押。

至於客家話中的特殊詞彙、特殊成語、AAe 結構、N+A 詞序，可以更進一層證明客家話與北方漢語不同的地方非常多，這些不同反而與彝畬苗瑤語系統接近，與北方中原發展出來的漢語有基本的差異，因此，下面再提出幾個特徵詞證明客語是以南方為主軸所發展出來的後期彝畬瑤苗語，與南來的漢混合所形成的，就是今天的客家。

### 3. 客語特徵詞源自南方證據

#### 3.1 客語 N+A 語序與彝瑤畬相通

南方漢語部分詞序與北方漢語相反，從橋本萬太郎《地理類型學》以降，有許多學者討論過此問題，有認為 N+A 形式是北方上古保存，有認為是南來以後羸入南方特色，吳中杰《畬族語言研究》<sup>25</sup> 也認為北方南方都有「雞+公」的詞序，所以把「雞+公」看作畬話中少數民族語言殘留現象的直接證據，恐非恰當。

丁邦新先生更認為是「N+A」的 A 已經名詞化，所以南方反詞序現象，其實仍是 A+N 與北方一樣並不是詞序相反。<sup>26</sup> 但是站在客家人本身，很難想像「狗嫲」「雞公」的「嫲」和「公」不是代表性別的形容詞，尤其立論特別指出「嫲」和「公」常常用在不代表性別的詞綴，如刀嫲、杓嫲、笠嫲、耳公、鼻公、碗公的「嫲」和「公」，就沒有性別之分。然而這些沒有性別之分的形容詞「嫲」和「公」，在彝語哈尼語保留得非常完整，<sup>27</sup> 他們的性別分通性、陰性、陽性、驢性（如通性用 -a<sup>31</sup>，陰性用 -ma<sup>33</sup>，陽性用 -pha<sup>31</sup>，驢性用 -a<sup>31</sup> ha<sup>31</sup>），甚至分生育過與未生育（如 xa<sup>33</sup> so<sup>55</sup> 指未下過蛋的母雞、xa<sup>33</sup> ma<sup>33</sup> 指下過蛋的母

<sup>25</sup> 見吳中杰 (2004:114-117)。

<sup>26</sup> 見丁邦新 (2000:194-197)。

<sup>27</sup> 見李澤然 (2001:167-198)。

雞)，分大、中、小（如  $o^{31} ma^{33}$  指大鴨、 $o^{31} so^{55}$  指中鴨、 $o^{31} za^{31}$  指小鴨），分非常有精神、有精神、無精神（如  $mo^{31} u^{55}$  指非常有精神的馬、 $mo^{31} by^{55}$  指有精神的馬、 $mo^{31} mu^{31}$  指無精神的馬）……。這些後綴清清楚楚的都是修飾性的，都是放在名詞後面的成分，更巧的是這些現象客家話在陰性、陽性（雞公、雞嫲），生育、未生育（雞嫲、雞健）及大、小（雞肫、雞坨）上，大都保留了形容性的詞綴，放在後綴位置，所以客家話中部分詞序顛倒變成 N+A 的形式，完全是南方彝、畬語的詞序保留下來。

### 3.2 客語你我他的領格與彝畬都採聲調交替方式

我們比對藏緬系（羌語、景頗語、彝語、緬語）語言以後，可以發現客家話有  $ngai^{11}$ （我）→ $en^{24} teu^{24}$ （我們）的人稱代詞用法，在景頗語（與彝語同支系）中也有  $ngai^{33}$ （我）→ $an^{55} the^{33}$ （我們）。<sup>28</sup> 而客家話中人稱指代詞，主格變領格時，韻母變成 [-a]： $ngai^{11}$ （我）→ $nga^{24}$ （我的）， $ng^{11}$ （你）→ $ngia^{24}$ （你的）， $ki^{11}$ （他）→ $kia^{24}$ （他的），這些領格變化方式，正好與彝語的許多地方相類，極可能客家話保有西南彝語的方音，與北方漢語接軌後，仍留用部分彝語構詞及語音，例如彝語中有所謂「引述人稱代詞」，只用語音變化和數的區別等詞形變化，來表達人稱代詞在短語和句子中，跟其他詞發生種種關係的一種語法形式（如： $i^{23}$ （他）→ $i^{55}$ （他的）→ $o^{21}$ （他們）），<sup>29</sup> 以下所舉雲南景頗語的代詞就與客語非常相似：<sup>30</sup>

我	你	他
主格 $[ngai^{11}] ngai^{33}$	$[n^{11}] nang^{33} (n^{33})$	$[ki^{11}] ji^{33}$
領格 $[nga^{24}] ngie^{55}$	$[ngia^{24}] na^{55}$	$[kia^{24}] ji^{55}$
賓格 $[ngai^{11}] ngai^{33}$	$[n^{11}] nang^{33}$	$[ki^{11}] ji^{33}$
複數 $[en^{24} teu^{24}] an^{55} t'e^{33}$	$[n^{11} teu^{24}] nan^{55} t'e^{33}$	$[ki^{11} teu^{24}] jan^{55} t'e^{33}$

這裡有五點值得我們注意：(1)「你我他」調類相同，(2)  $ngai^{33} nang^{33} (n^{33}) ji^{33}$  與客語  $ngai^{11} ng^{11} ki^{11}$  音接近，(3) 領格有格變而且轉調，(4) 複數加詞尾  $t'e^{33}$ ，(5) 複數除了加尾綴  $t'e$  之外形態也改變，客語  $ngai^{11}$ （我）→ $en^{24} teu^{24}$ （我們）與景頗語一樣。這五個特點正是客家話與北方官話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說客

<sup>28</sup> 見徐悉艱 (1992:203-215)。

<sup>29</sup> 見羅邊木果、海勒木呷 (1992:191-202)。

<sup>30</sup> 見戴慶廈 (1990b:238-239)。

家話是與彝畬語底層相類，漢化後變成客語，語言帶有自己祖語的語音及語法規律，所以與北方漢語產生差異。

### 3.3 客語 AAe 屬南方語言特質與彝畬相通

AAe 結構，在客家話中非常重要，一般而言評斷一個人客家話說的流不流利，最重要的是重疊詞應用熟不熟練，雖然北方漢語也有這個用法，但並不如南方那麼細緻，所以 AAe 的構詞應該是南方的構詞形式。我們從北方重疊構詞，好幾個意義共用一個重疊詞，與客語一個意義有好幾個重疊詞正好相反，可見這類重疊詞，在客家非常發達，但在北方漢語就沒那麼豐富。如北平話有「兇巴巴」「瘦巴巴」「乾巴巴」「眼巴巴」，四個詞都用巴巴來表示（而且官話在 AA 之後不加 e，說成巴巴 e），但客家話不只每一個詞都另有一種重疊對應如「惡豺豺 e」「瘦夾夾 e」「燥絲絲 e」「眼精精 e」（目視視 e），還可以用「惡擎擎 e」「眼獸獸 e」……等來分辨，可見運用純熟程度來比對，客家承襲了南方的傳統，而北方話吸收南方的用法，但不夠純熟，才會出現四個詞「兇瘦乾眼」（客語用「惡瘦燥目」）都用相同的「巴巴」來形容。下面舉例比對南北用法的差異性：

客語	北漢語
手抓抓 e	手頭拮据
臭芳芳仔	臭氣沖天
耳 hio hio e	充耳不聞
頸橫橫仔	傲慢不馴
興 fet fet e	興高采烈
閒綽綽仔	無所事事
暢 na na e	樂不可支
雄繃繃仔	精力旺盛
視夠夠 e	信心十足
性爆爆仔	脾氣暴躁

### 3.4 彝語畬語客語詞尾 -ma<sup>11</sup> 相通

客家話中，凡稱女人（癩嫲、懶尸嫲、猴嫲……）、稱動物雌性（狗嫲、貓嫲、豬嫲……），及大而圓的工具（刀嫲、杓嫲、笠嫲……），都會在詞尾加一個詞綴 -ma<sup>11</sup>，而且用在誇大時常會加一個 ma 形成 [大 ma □] 的結構：如大 ma

粒介石頭、大 ma 籬介人、大 ma 仙介人、大 ma 隻介豬仔、大 ma 間介屋、大 ma 頭介樹仔……。這種構詞特徵，在彝族的哈尼語及畚語的用法都很一致，在哈尼語中甚至把 ma 加以重疊，表示更大特大之意（如 a<sup>31</sup> go<sup>33</sup> go<sup>33</sup> ma<sup>33</sup> 指大臭虫、khu<sup>31</sup> ma<sup>33</sup> ma<sup>33</sup> ma<sup>33</sup> 指更大的狗、a<sup>55</sup> bo<sup>55</sup> bo<sup>55</sup> ma<sup>33</sup> ma<sup>33</sup> ma<sup>33</sup> 指特大的蚱蜢），<sup>31</sup> 這種形容詞三疊形式代表特別程度，今客語中仍常用，如長長長、大大大、烏烏烏、苦苦苦……等。可見客家話用 -ma 這個後綴不是中原帶來的構詞方式，而是原來彝語畚語就有的詞彙結構，客家話本來就是說這種結構的語言，後來北方化以後才慢慢減少這種用法，換言之，從 -ma 的用法可以看出客語是源自南方。

## 4. 客語音韻的南方證據

### 4.1 客語全濁清化變送氣清音與彝語相通

前面所舉出魯國堯 (1988, 1994, 2003)、顧黔 (2001)、李如龍、辛世彪 (1999)、張光宇 (1999)、羅美珍、鄧曉華 (1995) 等認為山西、河南、陝西、安徽、浙江、江蘇等地（即中原地帶、徽贛一帶、江浙一帶三個地區），都有「全濁聲母清化後，塞音、塞擦音不論平仄一律變送氣清音」的情形。從全濁清化不論平仄一律變送氣清音的分布地域看來，與古代彝族祖源地不相上下，彝族先民的父族為蜀人（即三星堆文化），<sup>32</sup> 母族為昆夷，昆夷源於古東夷族，就是前舉徐松石先生的論證「華」指四川（西夷）、山東（東夷），也就是指荆襄巴蜀之地是西夷（彝）根據地，而東夷也是另外一支彝族。

更有學者研究認為山東鄒平縣丁公龍山出土的「丁公陶文」，與古彝文摹本比較，認為丁公陶文就是古彝文，與今天西南地區滇川黔桂地區存留下來的彝文經典，相當一致。<sup>33</sup> 再從 1986 年出土的「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推斷，蜀文化的發展與商文化的發展是平行的，彼此的影響傳播是暢通的，也就是說三星堆文化在商周時期已有燦爛的青銅文明，中原一帶（商周文化）與西南夷（彝）一帶（三星文化）語言文化都可互通，而東夷（山東一帶）是另一支古彝族，也有相近的語言文化。《山海經海外北經》說：有獸焉，狀如虎，名曰羅羅。而彝族稱虎為羅，自稱為羅羅，可見山海經中所說青虎羅羅即是彝族的虎圖騰，有學者認為古蜀人曾是古彝人的先民《史記三代世表》正義說：蠶叢國破，子孫居姚、雋

<sup>31</sup> 見李澤然 (2001:180, 184-202)。

<sup>32</sup> 見黃劍華 (2002:14, 98)。

<sup>33</sup> 見易謀遠 (2000:178-197)、馮時 (1993, 1994)。

等處（姚騫在今江淮一帶）。而古蜀祭祀有青衣神說明有尙青的習俗，早期客畬穿著也以青衫爲主。

引顧黔 (2001) 先生的話：「由於僻處一隅，閉塞落後，變化較慢，保留了較多古代北方方言特徵，與贛客方言形成有許多相似之處。」我倒認爲中原一帶與西南古彝族以及山東的東彝族，古時都有相近的語言，所以後來全濁清化不論平仄一律變送氣清音的分布地域，與古代彝族祖源地都有關聯，中原部分地區保有古彝語相近的特色，所以晉陝一帶有全濁清化不論平仄一律變送氣清音現象，而閩粵贛徽地區全濁平仄一律變送氣，則是由荆襄巴蜀之地是西夷（彝）遷徙發展而成。江浙通泰方言全濁平仄一律變送氣，則是東夷（彝）的遺留。

另外濁音清化的原因，歷來爭論很多，而不同方言清化後走向不同的原因？都還沒有很清楚的論述，尤其今天苗瑤語有不少仍保有全濁聲母送氣與不送氣並存的現象（如湘西吉衛陽孟苗語，見楊再彪 2004），可見濁聲母清化情況如何，仍有許多可以從南方語言出發來解釋的空間。以彝語支系語言清濁的變化看，或許可以幫助釐清一些疑點，「彝語中，清濁對立的作用，主要是區別詞彙意義，其次是區別語法意義」<sup>34</sup> 例如哈尼語的 da<sup>33</sup>（上）：ta<sup>33</sup>（快）；dze<sup>33</sup>（爛）：tae<sup>33</sup>（斷）；za<sup>31</sup>（兒子）：sa<sup>31</sup>（肉）；ga<sup>33</sup>（冷）：ka<sup>33</sup>（梳）。又彝語、拉祜語、傣僳語濁音表示自動，清音表示他動，例如 ga<sup>55</sup>（穿）：ka<sup>55</sup>（使穿）；do<sup>33</sup>（喝）：to<sup>33</sup>（使喝）；bi<sup>55</sup>（出）：pi<sup>55</sup>（使出）。而且清濁對立主要出現在塞音、塞擦音、擦音上，與漢語的情況相同，更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彝語中送氣的聲母只有清音沒有濁音」，這可能是當濁音清化以後，詞彙義與語法義因清化而變成不送氣的同音字而無法辨義（如前舉「穿」字，如果 ga<sup>55</sup>→ka<sup>55</sup>，變成與「使穿」ka<sup>55</sup> 同音），所以濁變清以後必須變成送氣清音（kha），才可以有辨義作用，因此彝語系統的語言濁音清化以後都變成送氣清音，客贛語所承襲的就是這種走向的語音傳統。

## 4.2 次濁上部分唸陰平與畬語相通

根據游文良 (2002)<sup>35</sup> 的調查，客語古次濁平聲字畬語唸陰平的有「毛聾」，古次濁上聲唸陰平的有「馬尾暖軟冷嶺」，客家話各地現象差不多，尤其口語詞更是如此，而少部分文讀仍唸上聲的（如「武」字「打武」時唸陰平，「文武」時唸上聲；「柳」字「姓柳」時唸陰平，「楊柳」時唸上聲）則與北方官話次濁上仍讀上聲一樣。也就是說，次濁上聲大部分口語唸陰平（裡理美忍母養尾演有

<sup>34</sup> 見戴慶廈 (1990a:127-152)。

<sup>35</sup> 見游文良 (2002:81)。

冷馬野惹每某免惱咬懶猛雅暖軟兩禮旅蕊阮兩籠冉買魯乳滿柳我你），文讀則唸上聲（馬我你柳也野雅蕊惱某兩籠）與其他次濁唸上聲（爾耳佬老繞攬眼腦米莽蟒網卵柳老李）的一致。次濁上唸上聲的字與官話一致保留上聲，但這一類的字較少，口語中的次濁上字在客家話中幾乎都唸陰平，這是客家話底層的保留，與南方畬語語言特色一樣，可見客語口語層原屬南方畬、彝語。

### 4.3 知章同音的存古現象

精莊唸 ts-、知章唸 tʃ-，是閩西客語的基本分類，與梅州一帶知精莊章都唸 ts- 是兩大不同類型，向來解說都以閩西型章莊同音保留較古的語音現象，問題是古到什麼時候？因為切韻時代都已經知章分途了，那知章同音是否要上溯到諧聲時代，這是有待釐清的客家語音現象。其次，湖南宜章「知章母字」大部分都唸 t-（如瞪、綻、仗、直、長、芋、廚、槌、蟲、住、澄……都唸舌頭音；朱、專、蔗、枕、粥、章、種、煮……也唸舌頭音）<sup>36</sup> 江西奉新、高安、上高、萬載、新余、東鄉、臨川、南豐、宜黃、永豐、泰和、修水、澡溪等地也有許多知章兩母都唸 t-, t'- 的情形。<sup>37</sup> 這個問題學者討論非常熱烈，看法不外乎上古音遺留（羅常培等）、後起變化（Sagart、平山久雄）、受閩語影響（何大安）、晚近發生新現象（大嶋広美）、上古就已經這種現象（劉綸鑫），以上諸家的解釋，都各具勝場，理據充分，尤以劉綸鑫說法最切近語言事實。但是從北方語言立場看此問題，知章都唸舌頭音是上古音中的諧聲時代才能解釋，但客家南遷在東晉以後（依羅香林派的說法），與諧聲時代毫無關聯，以此現象無法解釋客家人從中原南來。

因此知章同唸 tʃ-，或知章同唸 t-，都是超過中古的上古語音現象，今天客家話仍保留豐富，唯有把客家看成本來就居住南方保有豐富的彝畬語言，這些彝畬語言與北方上古可以通，因為南方的彝畬語地處山區，保守性強，所以留下豐富上古語音現象，反之北方歷代受阿爾泰語影響（東胡、通古斯、匈奴、鮮卑、突厥、遼、金、元、韃靼、蒙古、滿清），變化較大，所以找不到知章同音的痕跡。

### 4.4 彝語畬語客語都有豐富的聲化韻 -v

客家話聲母音位裡面，唇齒音特別發達，因此客家人在說其他語言時，很自然的把 hu→f，把韻頭 u→v-，因此 v- 算不算一個音位，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sup>36</sup> 見陳立中 (2002:65-74)。

<sup>37</sup> 見劉綸鑫 (1999:271)。



事實上客家話與唇舌齒牙喉結合的 -u 韻母，真正的音值應該是 -v（如「夫」唸 fv，「肚」唸 tv，「祖」唸 tsv，「古」唸 kv），以及溪母曉匣母唸成 f-（如闊字：k'uat→huat→fat；花字：hua→fa；戶字：yu→fu），都是與唇齒音有關。爲什麼這個系統的語言唇齒音特別多，到目前爲止並沒有人提出合理的答案。本文從彝語出發找到一個很有啓發性的線索，那就是彝語支系語言裡有豐富的聲化韻 -v，爲了配合發 -v 音節，所以聲母都要轉成唇齒發音，自然在這個支系的語言裡會把 u-→v-，hu→fv，tu→tv，ku→kv，tsu→tsv。例如丁椿壽（1993）《彝語通論》中的例字：月唸 hv<sup>21</sup>、頭唸 ʔv<sup>33</sup>、單唸 nv<sup>33</sup>、中唸 gv<sup>33</sup>、五唸 ɲv<sup>33</sup>、好唸 ɳv<sup>33</sup>、千唸 tv<sup>33</sup>、塊唸 dzv<sup>33</sup>……等，非常豐富的唇齒元音，加上聲母中都有 /f/ /v/ 兩音位，互相影響之下，所以唇齒聲母特別發達。既然這類唇齒聲母與彝畬等南方語言有密切關係，而北方官話中古除奉母字唸 v- 之外，把 u- 韻頭唸成 v- 的並不易見，可見客語的傳統唇齒音，應該出自保留南方的古傳統音位 /v/ 元音。

#### 4.5 全濁上聲文白異調

在客家話部分字詞都有文白兩讀，口語唸陰平（如「在坐舊動近被斷淡婦戶遞丈上下檻後敗鎬……」），文讀唸去聲（如「在坐舊動近被斷淡婦戶遞丈上下檻後敗鎬……」），這些問題，歷來學者討論很多，尤其劉綸鑫先生（2001）在《江西客家方言概況》<sup>38</sup> 注 42 的討論舉例非常詳盡。這些文讀聲調（去聲）與北方官話全濁上唸去聲一致，很清楚的是後來從北方話借入的後期客語音，並非本來的客家話聲調，相反的，口語聲調（陰平）才是本來早期客語的底層，保留與畬語一致的聲調類別。例如：

陰平：坐著 被骨 遠近 地動 斷截 下來 鹹淡 有在……白話

去聲：水坐 被害 近來 運動 斷言 下午 淡水 自在……文言

我們從游文良《畬族語言》<sup>39</sup> 所記錄的現代畬族語言聲調與漢語之間的差別，就呈現了清楚的關係：「現代畬語陰平調主要是古清平聲和清去聲字，一部分是古全濁上聲、古次濁上聲字、古次濁去聲字」這裡除了古清去聲字（變破放晝菜去……）與古次濁去聲字（妹面問露……）<sup>40</sup> 今客家話少有此現象以外，其餘古清平聲字（邊飛刀尖偷雞……）、古次濁上聲字（馬尾暖軟冷嶺……）唸陰

<sup>38</sup> 見劉綸鑫（2001:101-113）。

<sup>39</sup> 見游文良（2002:80-83）。

<sup>40</sup> 見劉綸鑫（1999:303）。宜春片、吉安片中仍有「罵妹面問露……」等去聲次濁唸陰平的現象。

平，與現代客家話一致。可見古全濁上聲字、古次濁上聲字唸陰平現象，是客家話保有原來畬語調類的現象。事實上從這個點就足以證明客家話是源於彝畬語，後來學北方書面語以後，才加入全濁上唸去聲的語詞，其他不識字的人只說口語音只唸陰平調，完全保留畬語的聲調現象。

## 5. 遺傳學上證明客家人與畬族關係密切

根據 2003 年 9 月號《遺傳學報》〈客家人起源的遺傳學分析〉作者指出：「客家人與中原漢族最近，又偏向苗瑤語族群中的畬族，而不同於其他南方漢族偏向於侗台語族群。」根據混合分析，客家人數據結構中漢族結構佔 80.2%，類畬族結構 13%，類侗族結構 6.8%，而客家人中的苗瑤結構有兩個來源：其一來自湖北，其一來自廣東。客家人之類侗族結構來自江西土著干越，客家人母系遺傳的粒腺體 19.7% 與畬族很近，不同於中原漢族。與客家話中苗瑤語特徵相印證，客家人可能是古代荆蠻族的核心成分，不斷加上中原漢人移民形成的。客家話等南方漢語方言，最初也可能是南方原住民語言，在中原漢語不斷影響下逐漸形成的。<sup>41</sup>

以上證據與前面語言證據不謀而合，血統上雖然與中原有 80.2% 相近，但如果北方漢族也是從南方北上，在上古時代根本同支，語言非常接近，當然血統也有許多相似之處，這與語言上客家話與北方話，有百分之八九十相同，其中本來就有百分之四十是南北都各自從遠古保留下來沒有改變的古漢語，今天的客家話其實吸收中古後的北方話只有百分之四十而已，只剩百分之二十左右是客家特有的，也就是與畬語相似的部分，這與遺傳分析漢族結構佔 80.2%，母系遺傳的粒腺體 19.7% 與畬族很近，兩者非常接近。

## 6. 結論

從前面論證，客語的特殊口語詞大都與南方彝畬瑤苗一致，對一個不曾讀書識字的人來說，他所說的話就是他祖先傳留給他們的口語。從這些口語出發，去比對彝畬瑤苗壯語，竟然客家話日常口語使用的基本詞，與這些南方語言完全符合。相反的，讀書識字以後所學的客語語詞（文讀音），卻大都與北方官話一

---

<sup>41</sup> 見李輝等 (2003:873-880)。

致，這與今天在台灣的小孩一樣，先會說國語再回頭學客家話，他的客家話極可能有百分之九十跟國語一樣，只剩下百分之十才是具有客家特色的語詞，於是未來台灣的客家話就變得與國語非常相似。以此立場反思，客家話本來是畚語，學習北方音的書面語以後，北方音就大量的進入畚語，慢慢形成了後期的南方漢語（客語），它的名稱就用他們生活的環境都是山區而定出的「客話」（意指山話），講這種山話的人就被稱為客家人。

再從史料證據看，上古時期北方商、周甲骨文、金文時代，南方荆湘巴蜀就有很高文化的彝族遠祖在這裡生活，生活在南方的彝族，也一直保有他們的語言文字，可惜彝文停留在象形、表義階段，沒有像北方走向假借形聲的表音形式，所以文字不普遍不受重視，只有語言以口傳方式長遠的保留下來。直到今天有記音符號以後，再把南方保留下來的語詞與北方上古典籍比對，才發現北方上古典籍的許多語詞，在南方彝、畚、瑤、壯語中保存下來，而客家也保存了許多彝畚壯瑤語詞，所以用客家話讀上古典籍可以解釋許多北方話無法理解的詞語。例如上古「晝」表示白天，今天客語有「食晝」「當晝」等詞；上古「凶」表示饑荒，今天客語有「當凶」「凶鬼」表示饑餓貪吃的樣子；上古「走」表示快跑，今天客語有「走相逐」「走忒」等詞；上古「必」表示裂開，今天客語有「必開」「必目」等詞；上古「鬥」表裝合，今天客語有「鬥鬥」「鬥股」等詞。<sup>42</sup> 可見流傳在南方的客語保留很古的詞義，與上古北方漢語典籍的詞義相符，充分顯示南方彝畚瑤苗語與北方漢語上古是相近的語言，反而是中古以後北方阿爾泰語入北方漢語，產生很大變化，才使南北漢語漸行漸遠。

以上所論，舉證繁多，其實只要完整的證明全濁上聲文白兩讀，文讀唸去聲與北方官話走向一致，而白讀唸陰平與畚族一樣，而且各地客家都有此現象。單此現象就足以說明客家話是以南方彝畚語為基礎，全面學北方書面語以後，才使自己的語言變成與北方漢語較接近，與畚語彝語差異較大，但很基礎很口語的如身體部位名稱、數字、山上動植物名稱，則與彝畚語非常接近。這樣的舉證說明，可以大略看出，客家語言的底層不是北方中原語而是南方彝畚瑤苗語，我們談各類語音演變時，應跳出北方漢語為中心的框架，建立以南方為中心的立場來解釋客家話，才能得到真實的答案。

<sup>42</sup> 見羅肇錦 (2003)。

## 引用文獻

- 丁邦新. 2000. 〈論漢語方言中“中心語—修飾語”的反常詞序問題〉,《方言》2000.3:194-197。
- 丁椿壽. 1993.《彝語通論》。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
- 王正賢, 張和平. 1999.《貴州彝族語言文字》。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
- 王清華. 1999.《梯田文化論——哈尼族生態農業》。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 王福堂. 1999.《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北京：語文出版社。
- 王增能. 1989.〈客家與畬族關係〉,《客家史與客家人研究》(《歷史教學問題》1989 增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王增能. 1995.《客家飲食文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何光嶽. 1996.《漢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余伯禧. 1994.〈梅縣方言的文白異讀〉,《韶關大學學報》1994.1:21-26。
- 吳中杰. 2004.《畬族語言研究》,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 吳永章. 1991.《中南民族文化源流史》。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
- 吳永章. 1993.《瑤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吳永章. 2002.《畬族與瑤苗比較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李如龍, 辛世彪. 1999.〈晉南、關中的“全濁送氣”與唐宋西北方音〉,《中國語文》1999.3:197-203。
- 李如龍, 張雙慶主編. 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如龍等. 1999.《粵西客家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李輝等. 2003.〈客家人起源的遺傳學分析〉,《遺傳學報》30.9:873-880。
- 李澤然. 2001.《哈尼語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李錦芳. 2002.《侗台語言與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
- 李權時主編. 1993.《嶺南文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周長楫. 1996.《閩南話的形成發展及在台灣的傳播》,台笠語文叢書之一。台北：台笠出版社。
- 房學嘉. 1994.《客家源流探奧》。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易謀遠. 2000.《彝族史要》(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林仁川. 1991.《大陸與台灣的歷史淵源》。上海：文匯出版社。
- 林嘉書. 1993.《南靖與台灣》。香港：華星出版社。
- 邵靖宇. 2001.《漢族祖源試說》。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 邵慧君, 甘于恩. 1999.〈廣東四邑方言語音特點〉,《方言》1999.2:128-135。

- 施向東. 2000. 《漢語與藏語同源體系的比較研究》。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
- 施其生. 1996. 《方言論稿》。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施聯朱主編. 1987. 《畚族研究論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 施聯朱, 雷文先主編. 1995. 《畚族歷史與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范建華. 2001. 《爨文化史》。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 徐松石. 1938. 《粵江流域人民史》。北京：中華書局。
- 徐悉艱. 1992. 〈景頗語的結構助詞〉, 馬學良主編《民族語文研究新探》, 203-215。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馬重奇. 1994. 《漳州方言研究》。北京：縱橫出版社。
- 馬學良. 1951. 《撒尼彝語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
- 張光宇. 1996. 《閩客方言史稿》。台北：南天。
- 張光宇. 1999. 〈東南方言關係綜論〉, 《方言》1999.1:33-38。
- 張東民, 熊寒江. 1998. 《閩西客家志》。福州：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
- 張振興. 1992. 《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張國雄. 1998. 《五邑文化源流》。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張荷. 1991. 《吳越文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 張琨. 1992. 〈漢語方言的分類〉,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漢語方言, 1-21。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張衛東. 1991. 《客家文化》。北京：新華出版社。
- 莊初昇, 嚴修鴻. 1994. 〈漳屬四縣閩南話與客家話的雙方言區〉, 《福建師範大學學報》1994.3:81-87。
- 莊初昇. 1998. 〈從客家方言看客家民系的組成〉, 《韶關大學學報》1998.2:1-15。
- 郭大烈等編. 1994. 《瑤文化研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 郭啓熹. 1996. 《龍岩方言研究》。北京：縱橫出版社。
- 陳中立. 2002. 《湖南客家方言音韻研究》, 湖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陳支平. 1996. 《福建族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陳支平. 1998. 《客家源流新論：誰是客家人》。台北：台元出版社。
- 陳立中. 2002. 《湖南客家方言音韻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
- 陳其光. 1985. 〈畚語和客話〉, 《語言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陳昌儀. 1991. 《贛方言概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陳英. 1993. 〈論彝漢語文的同源關係〉, 《彝語文集》。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
- 陳國強等. 1988. 《百越民族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陳康, 巫達. 1998. 《彝語語法》。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陳慶延. 1989. 〈古全濁聲母今讀送氣清音的研究〉,《語文研究》1989.4:25-27。
- 曾少聰. 1994. 〈客家話與閩南話的接觸：以平和縣九峰客話爲例〉,《台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第三輯。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游文良. 2002.《畬族語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程志遠. 1994.《客家源流與分布》。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 貴州彝族研究會. 2002.《貴州彝學》。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
- 馮時. 1993. 〈專家筆談丁公遺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4:344-354, 375。
- 馮時. 1994. 〈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解讀〉,《考古》1994.1:37-54。
- 黃家教, 李新魁. 1963. 〈潮安畬話概述〉,《中山大學學報》1963.1-2:14-23。
- 黃集良主編. 1994.《上杭縣畬族志》。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黃劍華. 2002.《三星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楊再彪. 2004.《土語比較——苗語東部方言》。北京：民族出版社。
- 溫昌衍. 2001.《客家方言特徵詞研究》,暨南大學博士論文。
- 蒙朝吉. 1996.《漢瑤詞典》。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劉綸鑫. 1999a. 〈客贛方言史簡論〉,《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 1999.3:86-92。
- 劉綸鑫. 1999b.《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劉綸鑫. 2001.《江西客家方言概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鄧曉華. 1988. 〈閩西客話韻母的音韻特點及其演變〉,《語言研究》1988.1:75-97。
- 鄧曉華. 1997. 〈客家方言形成時代的語言學證據〉,《客家學研究》第四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魯國堯. 1988. 〈泰州方音史與通泰方言史〉,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 African Languages* 30:149-223。
- 魯國堯. 1994.《魯國堯自選集》。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 魯國堯. 2003.《魯國堯語言學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戴慶廈, 嶺福祥主編. 1998.《彝語詞彙學》。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戴慶廈. 1990a. 〈彝語支語言的清濁聲母〉,《藏緬語族語言研究》, 127-152。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
- 戴慶廈. 1990b. 〈景頗語親屬稱謂的語義分析〉,《藏緬語族語言研究》, 228-243。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
- 戴慶廈. 1992.《漢語與少數民族語言關係概論》。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 戴慶廈主編. 2003.《中國彝學》第二輯。北京：民族出版社。
- 彝文文獻研究會. 1993.《彝文文獻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 藍小玲. 1999.《閩西客家方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羅美珍, 鄧曉華. 1995. 《客家方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羅美珍. 1980. 〈畚族所說的客家話〉, 《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0.1:76-88。
- 羅美珍. 1990. 〈客家話概說〉, 《客家學研究》第二輯, 111-11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羅美珍. 1994. 〈談談客方言的形成〉, 收錄於《客家縱橫》1994 增刊《鄉音傳真情：首屆客家方言學術研討會專集》。龍岩：閩西客家學研究會。
- 羅香林. 1989. 《客家源流考》。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
- 羅肇錦. 1989. 《瑞金方言》。台北：學生書局。
- 羅肇錦. 1994. 〈客語異讀音的來源〉, 《台北師院學報》7:305-325。
- 羅肇錦. 1999. 〈略論贛閩粵客語韻尾的反向規律〉, 第六屆國際暨第十七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 羅肇錦. 2003. 〈客語祖源的非中原現象〉, 中國語文學研究會論文。首爾：延世大學。
- 羅邊木果, 海勒木呷. 1992. 〈論彝語引述人稱代詞〉, 馬學良主編《民族語文研究新探》, 191-202。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顧黔. 2001. 《通泰方言音韻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Received 14 March 2005; revised 25 October 2005; accepted 29 November 2005]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  
320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 300 號  
seogim@ms6.hinet.net

## Origin of the Hakka Language

Seogim Lo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he author seeks to disprove the notion that the Hakka language was brought by Han immigrant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Zhongyuan). Rather Hakka developed from the Yi, Yao, and She dialects after integration with the northern dialects. There is a saying, “Wherever there is a mountain, there the Hakka dwell; wherever the Hakka dwell, there is a mountain.” This saying implies that the Hakka must have been mountain dwellers. There are close connections among the Yi, She, and Hakka languages. In addition, the history of sinograms, archaeology, and folklore show that the Han languages originated in the South, and that the Hakka language actually preserves many features of the southern languages. For example, the N+A sequence in Hakka is just the opposite of the A+N sequence in the northern Han languages, because Hakka preserves the sequence of the southern Han languages. Besides that, “the alternation of intonation” is used at the switches of the singular pronoun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 in its sources, the Yi, Yao, and She dialec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Hakka language keeps one southern tradition—the AAe enriched structure, which, however, does also occur in the northern dialects, but as a result of southern influence. The *-ma* ending on Hakka nouns can be interpreted as a modifier meaning ‘large’ and connoting femininity, just as in Yi, Yao, and She. This conclusively proves that Hakka originated in the south. Part of the “semi-muddy initial of the rising tone” pronounced *Yinping* (upper even tone) can be found in the Hakka language, as well as the She dialect from the south. So we see once more that the Hakka linguistic groups are related to the She and the Yi from the south. The [f-] and [v-] labio-dental sounds in Hakka come from the common “-v” rhymes in the mother tongues such as the Yi. The “muddy initial of the rising tone”, pronounced differently in formal or informal context, also comes from the She language. Since these people started studying Mandarin from the north, only the illiterate kept an exactly original pronunciation.

We can conclude from all this that She is the origin of the Hakka language. After the people had learned Mandarin, northern pronunciation started to influence She, and gradually the late southern Han language (Hakka) was formed.

Key words: Hakka, Yi, Yao, She, Shanha, Hani, Southern Chinese, Northern Chinese